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韩驹诗文研究

HANJU SHIWEN YANJIU

程宏亮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韩驹诗文研究

HANJU SHIWEN YANJIU

程宏亮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驹诗文研究/程宏亮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1110-646-6

I. 韩... II. 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2775 号

韩驹诗文研究

程宏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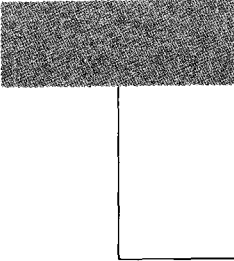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网 址 www.ahupress.com.cn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820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老 鼓 卢 坡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646-6

定价 31.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本书是程宏亮的第一部著作，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他来说很有意义。

我与宏亮早就相识，1999—2001年期间，安徽师大文学院曾在马鞍山开设过古代文学研究生课程班，他听过我的“宋金文学研究”课，我发现他很勤奋，令人欣喜的是，他通过了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外语统一考试，不久即跟我做硕士论文，由此，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虽然他的阅读面不宽，做学问的经验也不足，但他为人谦逊、进取心强，思维活跃，勇于探索，最终所完成的论文《李白离别诗研究》质量还是不错的，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2005年春，他又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多年从事行政工作，学术积累相对薄弱。针对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特长，我为他设计了一套循序渐进的读博方案。宏亮有一点令我很欣赏，那就是不怕困难，肯下气力。第一学期结束了，他已经将宋代以前的重要典籍翻看了一遍，做了大量笔记。随后，我和他商量选题。要考虑到适合他的基础，我主张选择不太复杂、易于把握、比较紧凑的题目。当时，我刚应约担任台湾黄启方教授《黄庭坚研究论集》的特邀编辑，就提示他注意韩驹这位江西诗派的成员。他迅速查阅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最后确定以韩驹为研究对象。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很兴奋，随之焚膏继晷，刻苦研读文献，屡有心得。八个月后，他拿出了开题报告，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均认为具有研究价值；一年半后，他完成了文稿，我审读其稿，多有疑问，再三嘱其补

削修改,力求严密,宏亮从无抱怨叫苦之言,三易其稿,终于得到了同行专家及答辩委员会的好评。

韩驹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诗文创作和理论均能自成一家,并有一定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把他当做江西诗派的成员来进行研究,而较少关注其自身的特色和成就。这或与文献资料的整理不够有一定关系。2006年之前,诗歌方面,有傅璇琮主编的《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陵阳先生诗集》(线装书局2004年版),但散文方面却没有整理本。韩驹散文散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一般研究者要将其搜集起来相当困难,就在这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正式问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为开展韩驹诗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韩驹诗文研究》一书从韩驹生平、文学思想、诗文特征、诗学影响等方面,对韩驹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第一,选题具有开创性。韩驹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但相比于黄庭坚、陈师道诸人的研究而言,韩驹研究相当单薄,因此,本选题有较大的创新意义,或能在多方面填补学术空白。

第二,本书占有丰富的诗文、诗话、正史、笔记及今人研究成果等资料,在韩驹生平考证方面用力颇多。文章详细考证了韩驹的家世与生平情况,清晰勾勒出韩驹一生的行迹,并密切联系其创作情况的变化,使读者能够了解这位诗人的基本面貌。其中,关于韩驹少年读书和漫游求仕行迹,以及第三次贬逐地点的考证等,均有新意。

第三,韩驹的诗文理论、散文创作,以前学界关注不够,本书对此展开研究;韩驹的诗歌等内容,学界虽有所论述,但本书在深度上有所开掘,提出了富有探索性的见解。

第四,本书虽以韩驹为研究对象,但并未局限于一般的作家论模式,而是充分注意到韩驹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写作视野比较开阔,尤其可喜的是,本书没有囿于传统江西诗派之视野,而是深入地探讨了韩驹受苏轼影响的情况,指出韩驹在南北宋之交文学演变过程中具有承嗣苏、黄而又变革苏、黄的地位与影响,并通过与徐俯、吕本中的比较研究,努力为韩驹的诗史地位作较准确的定位,体现出较为宏通的学术眼光。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论述一些重要问题时,难以从文学史的高度予以把握和分析,如对于韩驹文论价值和地位的研究即如此;间有论证不同问题使用了同一材料的现象,尽管在论述问题时,试图变化角度,然似难脱重复之嫌。

总之,宏亮的成绩值得肯定,不足之处可以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实践中加以改进。值此付梓之际,略述所感,聊以为序,也以此预祝宏亮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延伸,取得更大的成绩!

胡传志

2009年8月



目 次

序(胡传志).....	1
第一章 韩驹生平考略.....	1
第一节 韩驹的生年与家世.....	1
第二节 少年读书与漫游求仕(1080—1110).....	5
第三节 居官京师与贬谪外任(1111—1127)	16
第四节 致仕流离与临川酬唱(1127—1135)	31
第二章 韩驹的诗文理论	45
第一节 崇尚清淡诗风的艺术理想	45
第二节 韩驹的诗学观	59
第三节 韩驹的文论思想	73
第三章 韩驹的诗歌创作	87
第一节 《陵阳集》内容特色及其历时性变异	87
第二节 “淡泊”而“奇丽”的诗歌风格.....	106
第三节 李白、苏轼对韩驹奇丽诗风的影响	120
第四章 韩驹的散文创作.....	134
第一节 韩驹散文的思想感情特征.....	134
第二节 韩驹散文的艺术特色.....	146



第五章 韩驹与他的时代	162
第一节 “非坡非谷自一家” ——论韩驹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革新	162
第二节 三家并驱,共“执牛耳” ——论韩驹、徐俯、吕本中三家诗在两宋之交的表现与影响 ...	197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后 记	242

第一章

韩驹生平考略

第一节 韩驹的生年与家世

韩驹，字子苍，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县）人，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然而关于韩驹的研究，前人的成果并不多，相关探讨也不够深入，本节拟就韩驹生年、家世作些考辨。

关于韩驹生年，有三说：王兆鹏、韦海英“1080年”说^①；黄景进“1075年前后”说^②；《全宋文》“1082年”说^③。笔者以为“1080年”说较可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五年秋七月十六日丁亥”条载：“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韩驹进一官致仕……及是卒于抚州。”^④《宋史·韩驹传》

①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韩驹行年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② 黄景进：《韩驹诗论》，《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285—306页。

③ 曾枣庄等：《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册第346页。以下引自《全宋文》者作简注。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20页。

亦载：“绍兴五年卒于抚州。”^①可见，韩驹卒于绍兴五年(1135)^②。又，《弘治抚州府志》卷二十四《人物·寄寓》载：“卒于临川寓舍，年五十六。”^③由绍兴五年(1135)逆推五十六年，知韩驹生年为神宗元丰三年(1080)。此推断另有材料可证。韩驹《上皇帝乞附试书》云：“臣九岁业进士，十七贡于礼部，二十又贡。”^④依其生于元丰三年(1080)推，韩驹“十七贡”，时为绍圣三年(1096)，“二十又贡”，时为元符二年(1099)。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四载，皇帝绍圣四年(1097)三月“亲试举人”；卷二十五载，元符三年(1100)四月“赐举人第”。宋代“秋季取解，冬季贡士集于礼部，明年春季考试”^⑤，据此可知，绍圣三年、元符二年，地方均有“贡”举，与韩驹自谓“十七贡”、“二十又贡”合榫。

韩驹家世，传志无载，韦海英《韩驹行年考》勾勒出其六代世系图：祖原为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六世祖名不可考，曾为“龙游县令”，始居蜀陵井监(宣和四年改称仙井监)；高祖韩归惠；曾祖韩庆之；祖父韩崇；父德翁。从祖父韩颖，韩颖之子韩复。列表如下^⑥：

龙游令(六世祖，名不详)						
韩归惠(高祖)						
韩庆之(曾祖)						
韩崇(祖父)			韩颖(从祖父)			
荣州伯父	德翁 (韩贲?父)	韩渐(正翁)、 纯翁	韩震	韩复(辨翁)		
信道	韩驹	子飞		峽夫(次山)	浚夫(次川)	易夫(稚川)

韦氏的论据和结论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牟巘《跋韩子苍帖》：“其父德翁登

① 脱脱：《宋史·韩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1页。

② 此说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宋騫、吴荣富(见吴荣富《韩驹诗风格析论》，载《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279—297页)，舒大刚(见《苏籍年谱》，载吴洪泽等《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5页)，然证据均不足。

③ 《弘治抚州府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四八)》，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页。

④ 曾枣庄等：《全宋文》，第161册第366页。

⑤ 龚延明：《宋代官职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29页。

⑥ 据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韩驹世系图”制。

东坡及鲁直之门,公早为二公所知。”^①据此可知韩驹父字德翁。其二,黄庭坚《与韩纯翁宣义》:“正翁房诸子有可望者乎?郡守莹中及师川,皆天下士也,朝夕闻所未闻,何慰如之。会面未有期,千万珍重……蜀中诸舍侄多相识,亦尝得书。叶中比来乃疏书问,亦以道远且不便邪?如子苍之诗,今不易得,要是读书数千卷,以忠义孝友为根本,更取‘六经’之意味灌溉之耳。”^②据此可知韩驹与韩纯翁系同一家族,韩驹乃韩纯翁之侄,且有一字“正翁”者与“纯翁”为兄弟辈。其三,黄庭坚《松菊亭记》:“蜀人韩渐正翁,有范蠡、计然之策,有白圭、猗顿之材,无所用于世,而用于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筑堂于山川之间,自名‘松菊’,以书走京师,乞记于山谷道人。”^③由此可知“正翁”乃“蜀人韩渐”。由以上三则材料还可知,德翁、纯翁、正翁为兄弟关系。其四,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涪州韩君墓志铭》:“君讳复,字辨翁,其先邓之南阳人。其上世有为龙游令者,不能归,而家于陵井,遂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阅五世矣。曾大父归惠为州吏……谓其子庆之曰:‘吾后当有兴者,及尔子孙,皆使为诗书。’庆之生君考颖,仕至太子中允。世父崇,尚书屯田员外郎。兄震,朝请大夫。韩氏遂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于叶,故今为叶人。”^④此则材料梳理了韩复五世谱系,认为“韩复亦陵井监人,又字辨翁,故与纯翁、德翁、正翁为兄弟行”,并指出韩复“世父”韩崇曾任“屯田员外郎”。其五,韩驹《曾大父有诗云三春拂榻花黏袖午夜淘丹月在池舍弟子飞归蜀与语及此因取为韵》:“吾祖屯田公,遗书悉安在。”此则材料证明韩驹祖父曾任“屯田公”一职。

然而笔者以为韦氏所建韩驹祖系存在错误。韦文依据“韩纯翁”与“韩君”(韩复,字辨翁)都是“陵阳”人,祖上都有人任过“屯田”职,字号中都带有“翁”字,而将两支视为一支,当误。韩驹《题名记》明确指出“伯祖父屯田公”^⑤,可见其直系祖上并未有人任“屯田”,则“世系”图中“韩崇”为韩驹祖父环节不能成立。又,两支韩姓虽然都落户于“陵阳”,却非同县(韩驹为陵阳“仙井监人”,韩复为陵阳“井研人”),也有可能非同一谱系;字号均有“翁”字者不一定就是兄弟;《松菊亭记》、《与韩纯翁宣义》中之“正翁”也很难认定就是同一人。另外,从《朝奉郎通判涪州韩君墓志铭》和《与韩纯翁宣义》来看,黄庭坚对两支韩

① 牟巘:《陵阳集》卷十六,民国《吴兴丛书》本。

② 《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8页。

③ 《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④ 《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0—821页。

⑤ 曾枣庄等:《全宋文》,第162册第26页。

姓都较为熟悉，为何在“铭”中不提韩纯翁一支任何情况？通读韩驹诗文创作，亦未见涉及“韩复”支系片言只语。综上所述，韦海英论断值得商榷。

韩驹谱系，从其作品及相关材料，可见大概：

韩驹《题名记》：“吾乡在成都之南二百里，其土瘠，故无万钟之家；其地左，故无千金之贾；其俗淳朴，不乐转徙……盖自国朝以来，举进士者稍稍出矣，至天圣中，伯祖父屯田公登科……宣和三年，信道兄既调官而归……”

韩驹《曾大父有诗云三春拂榻花黏袖午夜淘丹月在池舍弟子飞归蜀与语及此因取为韵》：“吾祖屯田公，遗书悉安在。”

由上两则材料可知，韩驹故乡距成都不远，“伯祖父”天圣中登科，曾任“屯田”。

牟巘《跋韩子苍帖》：“其父德翁登东坡及鲁直之门，公早为二公所知。”

韩驹有诗《先大夫元丰间及进士第荣州伯父喜而赋诗宣和四年信道兄登科某时为著作郎侍立集英殿与观唱名未几信道兄调而归某谨次伯父韵以送之》。按：宣和四年未曾举行殿试，应为宣和三年。

由上两则材料可知：韩驹父亲，字德翁，与东坡、黄庭坚都有交往；元丰间进士及第，韩驹有一伯父（居荣州，名不详），曾赋诗以贺。又，信道系韩驹之“兄”（或为荣州伯父之子），宣和三年及第，“调而归”，韩驹有诗相赠。

韩驹《上皇帝乞附试书》：“臣九岁业进士，十七贡于礼部，二十又贡……会臣父官岳州，食贫口众，不能偕去，则使与其孥就食江南。及官荆州，则使臣如襄阳入学。”

王明清《玉照新志》：“韩子苍驹本蜀人。父为峡州夷陵令。”

由上两则材料可知，韩驹之父，先后官岳州、荆州，曾为峡州夷陵令。

黄庭坚有《与韩纯翁宣义》诗。又，其《松菊亭记》曰：“蜀人韩渐正翁，有范蠡、计然之策，有白圭、猗顿之材，无所用于世，而用于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筑堂于山川之间，自名‘松菊’，以书走京师，乞记于山谷道人。”黄庭坚还有诗《次韵伯氏戏赠韩正翁菊花开时家有美酒》（宋黄驹《山谷年谱》系其诗于熙宁四年叶县作）。

由上则材料以及牟巘《跋韩子苍帖》“其父德翁登东坡及鲁直之门，公早为二公所知”，可知韩驹父亲德翁与纯翁、正翁为兄弟行；荣州伯父与德翁亦为兄弟行，然是否为纯翁、正翁中的一位，不可考。

韩驹有诗《送子飞弟归荆南》。

韩驹《祭亡弟子颂文》：“飞服未除，颂又继去。”

韩驹《答婚书》：“某妹父德妇功，粗尝闻于训序。”

此三则材料说明，韩驹有两位亲兄弟，即子飞、子颂，皆先韩驹而逝；有一妹，韩驹曾为之操办婚事。

韩驹《逊子生日》：“况我长头儿，正用兹辰生。”

《宋史》：“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评其诗似储光羲，其后由宦者以进用，颇为识者所薄云，子逊、游。”

由上还可知，诗人至少有子两人，名“逊”、“游”。

陆游《跋陵阳先生诗草》：“右陵阳先生《韩子苍诗草》一卷，得之其孙籍。先生诗擅天下，然反复涂乙，又历疏语所从来，其严如此，可以为后辈法矣。”

由上又可知，韩驹有孙名“籍”，陆游与其颇有交往。

综上，韩驹祖父，名不可考；伯祖父，曾任“屯田”。父德翁。有弟子飞、子颂。有子逊、游。有孙名“籍”。

第二节 少年读书与漫游求仕(1080—1110)

韩驹青少年时期，多方游学，求仕屡挫。本节拟重点考察韩驹入仕前的有关情况。

一

韩驹入仕前，曾两次上书皇帝，即《全宋文》所载《上皇帝乞附试书》（下文简称“第一书”）、《再上皇帝书》（下文简称“第二书”）。二文含有韩驹入仕前生平的重要信息，可据以考定其青少年时期有关游学、求仕的经历。

先看韩驹时代朝廷取士情况。宋人入仕方式多样，如科举、奏荫、摄官、流外、从军等。徽宗时期，取士方式虽有变异，然主要方式——以“试”选人并未改变。《宋史·选举志》卷一百五十五载：

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

诸路并以科举取士。^①

据此可知，徽宗时期，虽颁行取士由学校升贡的“三舍法”，并于崇宁三年（1104）将“舍试”由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但没有间断每三年一次的殿试（“大比岁”），至宣和三年（1113）又恢复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癸未崇宁二年）（1103）三月亲试举人，赐霍端友以下五百余人及第有差”^②；“（丙戌崇宁五年三月）亲试举人，赐蔡薏以下六百七十余人及第，出身有差”^③；“（己丑大观三年春三月）亲试举人，赐贾安宅等七百余及第，出身有差”^④；“（壬辰政和二年）（1112）三月亲试举人，赐莫俦以下七百余及第，出身有差”^⑤。可见自崇宁二年至政和二年徽宗殿试确为每三年一次。

韩驹步入仕途，不由科举，“特命以官，除秘书省正字”^⑥，其直接机缘在于向皇帝献颂献文，这一点，史有明载：

韩驹，字子苍，仙井监人。少有文称，政和初以献颂补假将仕郎，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⑦

韩驹进一官致仕。驹，仁寿人，后徙汝州，政和初献所为文召试，除秘书省正字。^⑧

献文论八篇，补将仕郎，召试，赐出身，除正字。^⑨

所谓“文”，今不具详；“颂”，今存《政和颂》^⑩。《政和颂》的写作时间，其题注标明：“大观四年冬。”文中亦云：“皇帝嗣位十年……诏以明年正月改元政和。”由此可考求韩驹第一书、第二书之作年及二文所载韩驹有关活动的时间。

第一书：

①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22页。

②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④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⑤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⑥ 祝穆：《事文类聚·遗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脱脱：《宋史·韩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1页。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20页。

⑨ 《弘治抚州府志》卷二十四《寄寓·韩驹》，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四八）》，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页。

⑩ 曾枣庄等：《全宋文》，第162册第28—29页。

臣九岁业进士，十七贡于礼部，二十又贡，然后学成而益穷，志勤而益困。方陛下建学以造士，甚盛德之举也。臣亟提所著书以愿入焉，会臣父官岳州，食贫口众，不能偕去，则使与其孥就食江南。及官荆州，则使臣如襄阳入学。臣以去冬犯寒忍饥，携孥至京，而惫不能行矣。居京城几一年，义不苟取，又无他艺以为屢食之道，至饿不能出门户，况可远适哉！……然岁秋矣，天下之士皆得操觚秉牍，试于有司，而臣以流落故无所试其艺，其它固已息望，但比棘闱饮墨之人，尚不可得，此非近于失职欤？臣前居江南时，已不及预秋试，盖士抱利器以见试，尚惧不得，而臣不肖，六年不试其艺，其穷益矣……然而未获其所，愿陛下特诏臣附在京进士请解，以彰陛下博施济众，其度越尧、汤如此。

第二书：

顷者臣上书乞附试，陛下怜臣羁旅，赦臣狂妄，使试于太学，此盖陛下博施济众之深仁也。有司策臣三道，擢在第一，窃自欣喜，以为至治之时，有一艺者率以收录，今幸得以文字彻圣听，试又合格，则必上蒙宠擢，次第试吏，以归慰其亲焉……会尚书使覆试，遂寝不报。嗟乎！……臣自上书至今，又二年矣，性褊才拙，无趋利之道，是以居京城衣不蔽躯，食不屢腹，当其触雪犯暑，而皇皇乎车臣马足之间，虽挤于沟壑，岂复有仕进之望哉！乃今年十一月，有司方谕臣以去年三月奉诏补臣为太学内舍生，臣走问诸太学，则凡为内舍者，未得禄仕，往岁一试上舍而已，幸而中者或者补吏。夫臣穷旅于此，固未能委其孥于外，而不入学也……今则将锁院矣。臣欲试上舍乎？则有司责臣以无校定，虽试且无益矣。而欲请解于州里乎？则益无及矣……忽翻然自悟曰：“昨六年不试，陛下尚怜悯之，况九年不试乎？”……察臣困穷挟策而不求众人，仰于君父，使臣依近例补上舍免省，以渐纾困穷，则德至渥也……臣尝两预乡贡，一冠太学，又以治经余暇，学为古文……近所作《政和颂》，虽浅陋无取，而比三子所赋，则颇为典实，谨投进以闻。

第二书云“近所作《政和颂》”，玩味文中“又二年矣”、“去年”等措辞，“近”所指时间当在数月之内。又，《政和颂》作于“大观四年（1110）冬”，则第二书当作于“大观四年冬”后不久，或“大观四年”年底，或“政和元年”初。又，“乃今年十一月”之“今年”，为第二书之作年，据此可断第二书作于冬末。若定“今年”为政

和元年(1111),则第二书与《政和颂》作年相差约一年,显然与所谓“近”不符,故第二书也当作于“大观四年冬”。又据第二书所谓“臣自上书至今,又二年矣”,可推知第一书作于“大观二年”(1108)。

第一书云:“方陛下建学以造士……臣亟提所著书以愿入焉,会臣父官岳州,食贫口众,不能偕去,则使与其孥就食江南。”据此知诗人“就食江南”在宋廷“建学以造士”之际。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置外学赐名辟雍”(崇宁元年冬十月)条载:

初,蔡京言兴学为今日先务,乞天下置学养士,取解额三之一,不入学者止许请解,而在学者既许请解,复得求旨充贡士额。大郡置教授,仿太学三舍,为选补之法;诸县亦置学,仍更制小学,又建外学于国南,待四方之士……

可见,皇帝“建学以造士”源于蔡京的奏请,到崇宁元年冬十月,此项兴学工程的标志——“辟雍”已“置”。若能考证蔡京何时奏请皇帝,则可推知韩驹“就食江南”的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卷二十载:

(崇宁元年八月)甲戌,右仆射蔡京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如允所请,乞先次施行……”^①

因此可断,韩驹“就食江南”在崇宁元年(1102)且在八月甲戌后。第一书中的有关信息,也可印证。如:

臣前居江南时,已不及预秋试,盖士抱利器以见试,尚惧不得,而臣不肖,六年不试其艺,其穷益矣。

前文已考,第一书作于“大观二年”(1108),则“六年不试其艺”之“六年”,是指自崇宁元年至大观二年。据崇宁二年(1103)举行殿试可知,崇宁元年秋朝廷确有“发解试”(秋试),而此时韩驹离开故乡,“就食江南”,与“不及预秋试”吻合。需要补证的是,韩驹在“江南”不能参加“秋试”。《宋史·选举志》卷一五五载:

景德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

^①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04页。

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①

按此规定，韩驹不能“窃户”“江南”而参加州郡举行的“发解试”。故断韩驹“崇宁元年”（1102）且于八月后“就食江南”，当无大误。

崇宁元年韩驹二十三岁，此前他虽有游学经历，但皆以故乡为活动中心。第一书云：“臣九岁业进士，十七贡于礼部，二十又贡，然后学成而益穷，志勤而益困”；第二书云：“臣尝两预乡贡，一冠太学，又以治经余暇，学为古文”。可见诗人“十七”岁、“二十”岁曾“两预乡贡”。由上引《宋史·选举志》可知，“乡贡”先须通过所属“乡里”的发解试，故诗人二十岁前当以故乡为活动中心，其间两次赴京和多次游学，皆系短期。

韩驹何时离开“江南”？第一书云：“及（父）官荆州，则使臣如襄阳入学。”然“襄阳入学”具体时间不可考。其后，“游太学，不第”^②，终上书皇帝，希望“仰于君父，使臣依近例补上舍免省”，其意或在于获得政和二年（1112）殿试机会，消解“九年”不试（按：自1103年殿试至1112年殿试共九年）之困窘，以实现入仕理想。韩驹经由内侍贾祥献上诗文后，“上一览奇之，即批出，赐进士及第，除秘书省正字”^③。由此及上文所述徽宗朝殿试情况可知，韩驹入仕无需等到政和二年（1112）殿试后，而当在政和元年。此推论或可辨正唐圭璋关于韩驹生平入仕的观点：“政和二年（1112）召试，赐进士，除秘书省正字。”^④

通过对韩驹上皇帝二书的分析，可将韩驹入仕前的人生历程以“就食江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元丰三年（1080）出生至崇宁元年（1102）八月或稍后，诗人以故乡陵井监为活动中心，其间至少两次游学京师。后期，自崇宁元年（1102）八月或稍后至政和元年（1111）特诏入仕前，诗人主要活动于“江南”、“襄阳”、京师及京师周边地区。

二

由韩驹上皇帝二书可梳理诗人入仕前生平的大致情况。

元丰三年（1080）韩驹出生于陵井监（宣和四年改为仙井监）。此地非通邑

①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0页。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八《别集类下·陵阳集五十卷》，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④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79页。